



南漢

周易

公羊

穀梁

左氏

公羊

知伯食而復故韓反而表之  
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卻伯趙孟人之對曰主  
在此知伯急而無男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庶無  
無考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曰是慈知伯遂喪之

貞定王六年晉人楚人聘于襄

貞定王十一年晉人滅中行氏而分其地晉侯出奔  
晉者有善或貳焉

晉書卷之三十一

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晉，欲以復。既弗許，乃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

按通鑑開編貞定王十有一年晉荀偃與趙氏韓氏魏氏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晉侯出奔齊晉荀偃滅

注大等見田風系大同邑甲伯次文，風係田無口

大半歸白虎發我國也知但得功成還而無事  
鑄大鐘方車二軸以還之夙彝之君斬岸燎蕪以

迎撻亦章變枝謫日知伯亡而無名欲攻我而無道今師必隨之君曰大國爲懼而不逼之不制亦

章陵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算也忠貞不用逃身可也  
也斷續而行在齊九月而風繇已外紀載於此年

今從之

自定三十一年督修鑿通寶勝公舊無鑿工皆有鑿  
雙衛還二鄉寘土鹽寧海河水庫二日

按國語釋白衛二卿宴於魯參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間之昧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輝將由我我不爲辯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大郤氏又有重

按史記淮陰侯出公審齊趙充之故知伯乃召公會  
孫驥爲晉者是爲東方朔公父大父通諸公少子也。  
號號徵子數子生忌壽封伯早死故智伯欲盡書  
晉最尊乃立忌子驥曰君當是時智國政法智伯  
晉公不得有所制智伯遂有范中行等地最強  
按通鑑前編貞定十有一年云出公不於齊在位  
十九年齊滅宋公立范增以驥爲將軍知其政歸  
趙增與荀子書曰  
趙國知知事人皆美于善夕多智伯曰空美夫對  
秉事志有之曰焉山峻原不生卓木松柏之地  
其上不肥今上木勝出置其不安人也至成二年而  
知兵亡

中華書局影印

荀彧約魏騎韓虎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  
貞定十五年晉立高後聲愧因君陽

貞定十五年晉書舉及韓勣固晉附

難盡姑無愛實於諸侯乎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  
地也可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炎於先子不德而敗

夫地也求飲吾欲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  
斃襄子山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  
之

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楚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  
鄭鄭之會車質襄子曰美民之齊率以實之又因

苗舉之爲宣傳二十餘載不惟清高實之才固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平先生之所屬也尹鐸之

寬也。兵必餽矣。乃走晉陽。首帥隨而潮之。沈南宮戌、

按通鑑前編貞定王十有五年晉荀瑤及韓魏閭等

貞定王十一年晉趙無恤約韓魏攻荀偃滅之而其  
他齊田盈與晉三家逼使荀偃無血枝歟

其城有巨石堅不可擊定便子知其情不發  
按國語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翟勞左人中人遽

來告襄子將食驂飯有恐在侍者曰狗之事大矣  
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祚並

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辭雖不爲幸告是以問

年使人請地於晉，韓康子欲勿與，段襄諫曰：「不可。名留後世，實有歸人也。」好用而爲夏來，請也，不與必加兵焉。

猶之以兵然則備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  
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既又使  
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晉

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棄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失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允又使人之趙善擊卑微之使建櫟子事皆智伯陰結韓魏以作趙趙襄子名孟懿子而告之曰夫智伯之为人陽觀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懿曰夫審閱安于簡子之不臣也世治晉豈有君澤舊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在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凡侯君將車騎先之至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乘府輿食廩召張孟懿曰吾城郭之元府庫用官實矣無余柰何張孟懿曰臣聞君子之治音陽也公之扣皆以疾苦楚病之其萬全不幹君發而用之於是極而承之其堅剛篤誠之物不能過也君曰是矣吾猶少石何張孟懿曰臣聞衛子之子之泣汾陽也公宜之至首以鍊銅爲杖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矣矣君曰善惟已令定守己」具二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紛車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問晉陽子曰吾家之財食將盡士卒尚莫襄子曰糧食食盡財力盡士大夫病苦不能守矣或以城下何如張孟懿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底不能安顧無爲難知士也君諱此計勿復言也臣著曰韓魏之君薨子曰昌黎孟懿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臣咎亡利廢東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一君爲之天下矣一吾知其然矣夫智伯爲人粗鄙而少規遠慮人主不知則其禍必至焉之柰何張孟懿曰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夏之印也一君即與張孟懿成約而三

車與之期後遺人晉陽私委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見智伯曰「王弟猶有委君曰何如對曰臣獨愚者一襄子名孟懿子而告之曰夫智伯之为人陽觀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懿曰夫審閱安于簡子之不臣也世治晉豈有君澤舊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在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凡侯君將車騎先之至晉阳君因從之至行城郭乘府輿食廩召張孟懿曰吾城郭之元府庫用官實矣無余柰何張孟懿曰臣聞君子之治音陽也公之扣皆以疾苦楚病之其萬全不幹君發而用之於是極而承之其堅剛篤誠之物不能過也君曰是矣吾猶少石何張孟懿曰臣聞衛子之子之泣汾陽也公宜之至首以鍊銅爲杖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矣矣君曰善惟已令定守己」具二國之兵乘晉阳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紛車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問晉阳子曰吾家之財食將盡士卒尚莫襄子曰糧食食盡財力盡士大夫病苦不能守矣或以城下何如張孟懿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底不能安顧無爲難知士也君諱此計勿復言也臣著曰韓魏之君薨子曰昌黎孟懿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臣咎亡利廢東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一君爲之天下矣一吾知其然矣夫智伯爲人粗鄙而少規遠慮人主不知則其禍必至焉之柰何張孟懿曰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夏之印也一君即與張孟懿成約而三

車與之期後遺人晉阳私委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見智伯曰「王弟猶有委君曰何如對曰臣獨愚者一襄子名孟懿子而告之曰夫智伯之为人陽觀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懿曰夫審閱安于簡子之不臣也世治晉豈有君澤舊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在居晉阳君曰諾乃使凡侯君將車騎先之至晉阳君因從之至行城郭乘府輿食廩召張孟懿曰吾城郭之元府庫用官實矣無余柰何張孟懿曰臣聞君子之治音阳也公之扣皆以疾苦楚病之其萬全不幹君發而用之於是極而承之其堅刚篤诚之物不能過也君曰是矣吾犹少石何张孟懿曰臣闻卫子之子之泣汾阳也公宜之至首以鍊铜为杖质请发而用之则有馀矣矣君曰善惟已令定守己」具二国之兵乘晋阳城遂战三月不能拔因紛车而围之决晋水而灌之问晋阳子曰吾家之财食将尽士卒尚莫襄子曰粮食食尽财力尽士大夫病苦不能守矣或以城下何如张孟懿曰臣闻之亡不能存底不能安顾无为难知士也君讳此计勿復言也臣著曰韩魏之君薨子曰昌黎孟懿于是阴见韩魏之君曰臣臣咎亡利废东今智伯帅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一君为之天下矣吾知其然矣夫智伯为人性粗鄙而少规远虑人主不知则其祸必至焉之柰何张孟懿曰谋出君之口入臣之耳夏之印也一君即与张孟懿成约而三

曰君其負刺而御臣心之蘋舍臣於廟授更大夫臣

試計之君曰若張孟政乃行其事是臣上薄大

于一魏少子之奪四國徒而行其事是臣上薄大

二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惡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

豫謀遁逃山中曰豎牛士爲知己者死女爲已者

客吾其報智氏之讐矣變姓名爲刑人入宮掌解

欲以刺襄子襄子知心勤勞問者則豫讓也乃

其扞口欲爲智伯報讐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

士也吾謹遠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

釋此天下之賢人也卒擣之請決又遂奔屬滅鄭

去國自刑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

貌不似人其夫大言曰卿類百夫之甚也又采桑爲亞叟

其者其友謂之曰子之道其難而無功请子有志則

然矣謂子智則否以才之才而事無成子必近

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敗君若大亂

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

非從易也日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

事君也吾所爲雖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盡二心

者居頃之襄子畜出豫讓伏於過橋下襄子至憤而

罵襄子曰此必魯也吾聞君之果惟是於我

襄子面數漢漢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

中行氏而不爲報讐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

獨何爲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

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一遇臣臣

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感泣曰嗟乎豫子之爲智

伯名欣欣宋人舍子亦已足父子自爲壯襄子不

愛也以成名君前已嘗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

今日之事臣故伏冰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

恨非所望也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

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矟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

伯矣伏劍而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

今按系隱引豫子云並出血襄子回車駕輪木周

而亡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弗子任章曰何故弗子桓子曰

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敵

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舉擊而輕敵鄰國

憚而相親以相視之兵兵輕敵之智伯之令不長

久周書曰欲敗敵之必輔弱之將欲敗之必姑與之

君不如與之君如與之天下歸智伯而獨

以吾國爲智氏智襄子曰苟胥子襄子必近

伯大說因索草輶越趙趙襄子固聞晉陽悔反

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兵遂亡三晉已破智氏將

分其地既與趙韓子曰分地必取成單韓王曰成單

石淵之地也襄子無所用之役規曰不然古謂百里  
之辱而動千里之譽者利也子人之衆而破二重  
者無不怠也王門仁言則咎亦咎矣王曰善果取成  
早至帶之取郡也果從成始治大  
史記音世家襄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  
葬智伯假借其地

按通鑑前編定王有六年晉趙無恤約魏駒韓

虎反攻荀偃滅之三分其地齊田整使其亡人盡爲

齊魯邑大夫與晉三家通使荀偃無恤使新稚狗伐

貞定王十七年荀偃開奔秦

按通鑑前編云云

大半記曰開荀偃之族也荀氏自古以來或謂

荀氏後秦人表荀大夫却開奉其邑人來奔

貞定王二十一年荀偃寢奔秦

按通鑑前編云云

史記音秦伐東周其君賈賈驍虎驥騎牛驥與之

伊洛陰戎其道勝者皆西走踰關而此中國無

戎矣惟餘義渠一種焉

考王二年晉侯驥卒子柳立

史記音襄公十八年至于幽公柳立幽公之

時晉侯反胡孫趙籍之君復有絳曲沃晉皆入三晉

按通鑑前編孝王二年晉景公卒在位十八年子抑

嗣爲幽公

考王二年晉荀偃李冬實

按通鑑前編云云

考王二十四年晉侯荀侯卒于楚丘

按通鑑前編云云

成王元年荀偃無恤卒以兄伯禽之孫沈爲後襄

子弟惠送沈而自立荀偃虎卒子荀晉代魏駒卒子

斯代

按史記趙出家娶了婦前爲代王夫人簡于無解木  
餘冠北登夏屋漢代王使唐人採銅丹以食代王及  
從者行斟令宰人各以朴擊代王及從官遂典  
兵平代地其始祖之泣而呼大摩并自殺代人號之  
所死地名之爲辱笄之山遂以代封伯爵于周爲代  
成君伯爵者襄子兄故名太子羞死故封其子襄  
子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爲伯爵之不立也不肯立  
子且必欲傳位於伯爵子代成君先死乃取代  
成君子既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竟立是爲  
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奉襄子弟桓子襄侯自立  
於代

按通鑑前編云襄子既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竟立是爲  
子既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竟立是爲  
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奉襄子弟桓子襄侯自立  
於代

按通鑑前編云襄子既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竟立是爲  
子既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竟立是爲  
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奉襄子弟桓子襄侯自立  
於代

按史記襄子立三十三年卒竟立是爲  
子既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竟立是爲  
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奉襄子弟桓子襄侯自立  
於代

按史記襄子立三十三年卒竟立是爲  
子既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竟立是爲  
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奉襄子弟桓子襄侯自立  
於代

注宋隱曰紀年云夫人秦襄公於高麗上采

本幽公牛烈反公丘父年未云錄幽公立

止也

威烈王七年晉魏新城少梁韓啓章都平陽趙虎城

涉氏

按通鑑前編云云

日大史記曰按秦本紀惠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

之年秦公七年與魏戰少梁蓋出師在六年而

戰在七年也許紀年晉烈公元年鄭武子都平

陽趙數子城涉氏

威烈王八年秦人與晉魏氏戰于少梁

按通鑑前編云云

威烈王九年秦魏氏復城少梁

按通鑑前編云云

威烈王十年晉伐氏城平邑

按通鑑前編云云

威烈王十一年晉魏氏伐秦

按通鑑前編云云

威烈王十二年齊田居思伐晉趙氏歸閭平邑

按通鑑前編云云

威烈王十三年齊田臼伐晉毀黃池圍築狐秦與晉

戰于鄆下秦人敗晉晉河岸崩壅龍門至干底柱

按通鑑前編云云

日大事記曰春秋後河患見於史傳者始於此漢

待詔賈議曰防災作近起破壞盜防百用各以

白利齊與趙魏河旁地界下作隄去河二十五

里河底低處掘渠亦爲隄而去河二十五

里雖非真正本尚有所避灘泊而爲隄則淤泥

攻中則水不能取則難能而植重磚坡山心必不

美其用或入水害稱築至它遂成聚落大水

美其用或入水害稱築至它遂成聚落大水

美其用或入水害稱築至它遂成聚落大水

美其用或入水害稱築至它遂成聚落大水

時至深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捨去其城郭排水

溝而居之渠獨自其首也戰國之時河水濱尤亂

岸如今或所著者並亦無幾至於秦漢以後河始

爲世人患賈議之名可謂究其本末矣

威烈王十四年晉魏斯使其子擊闢繁臨苗其弟

威烈王十六年王命晉侯啓章趙虎伐齊入長城齊

田游敗晉兵于平邑獲其將軍舉取平章

按通鑑前編云云

日大史記曰拔外祀王命趙韓伐齊入長城是時

晉三軍自適王室亦如列國持未賜命耳

威烈王十九年晉魏斯伐秦秦臨晉亡而西移將軍

卒子威烈王二十年晉平子藉代

按通鑑前編云云

威烈王二十年晉平子藉代

按通鑑前編云云

威烈王二十年晉魏斯擊不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使

其子擊守中山晉魏斯伐秦至鄒而還築洛陰阪陽

晉魏斯伐鄒取鄒丘

按通鑑前編云云

威烈王二十年晉魏斯擊不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使

其子擊守中山晉魏斯伐秦至鄒而還築洛陰阪陽

晉魏斯伐鄒取鄒丘

按通鑑前編云云

威烈王二十年晉魏斯擊不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使

其子擊守中山晉魏斯伐秦至鄒而還築洛陰阪陽

晉魏斯伐鄒取鄒丘

對曰君仁則臣直尚有任專之言直是以知之文

侯悅使墮名座而反之輒下之以爲上客外

魏曰文侯善備不若趙襄子不若趙襄子

座趣出大間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

對曰君仁則臣直尚有任專之言直是以知之文

侯悅使墮名座而反之輒下之以爲上客外

魏曰文侯善備不若趙襄子不若趙襄子

座趣出大間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

對曰君仁則臣直尚有任專之言直是以知之文

侯悅使墮名座而反之輒下之以爲上客外

魏曰文侯善備不若趙襄子不若趙襄子

之彼知君利之必將輕行君不如借之道而不不得」也大事記曰按史記載國策曾謂外傳古史

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懸之以示羊至不顧中山空而爲之棄羊啜之盡一杯中山知其忘下之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文侯愛少子怒使太上擊守中山趙食舍禪之居三年往來之使不通晉唐使於文侯以詩風之文矣乃出擊封之中山而復太子擊又曰文侯子武侯之世趙世家書與中山戰十房子是時善之復國其與諸侯皆稱子則

其勢父強兄急者若鄭莊公克武姜有其地而不絕其祀所以復興前稱曰魏之攻中山也趙封已策其不能越趙而守之趙可以得地縱文侯亦豈不能察此故雖利其北以封其子亦必存中山以不越而固也此其時中山所以復興歟威烈王十九年晉魏斯齊趙子夏田子方卒于本鄉人伐晉韓氏侯韓取宜春乘趙歸周吳起爲河守平陽鄧令上守李率作營地力之效及河羅法著法經

接通鑑前編云云

通鑑曰文侯子子夏田子方爲師而過段子木之處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子舉出子方於道下車伏渴下方不爲禮擊磬誨之曰當貴者富貴乎貧賤者舉人方亦貧賤者舉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則失其風大富人輸則失其家失其國家者本間有以國家有之者也夫上貴賤立豆用行不令則難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磬乃謝之大史記曰文侯受子夏經藝

客授十木過其處未嘗不賦也史記以子方爲文侯所說先蔽翟壤渭子方曰公孫成進子夏而君師之意卜面君友之進先生而君牧之蓋得其實呂氏春秋曰文侯過殺木之闕而賦之其僕曰君胡爲執曰段子木賢者也木貴者以己易寡人也古安敢不斬子木光平陰寡人光乎地子木富平義寡人富乎財子安敢騎之於是君歸相之于木不尚勇乃致敗百萬而時往擊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欲破魏司馬懿謂曰段木子賢者也而破壞之天下莫不嘲無乃不可加兵乎秦若以爲然乃不攻也過築曰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後魯人或以爲將去取魯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入將人破齊將攻治曰自起始事參軍母死不奔喪齊怒之又殺妻以求為將起廢忍薄行人也忌惡得子滿謂文侯賢方在諸之文侯問諸李克曰起食而好色棄孫五城之爵爲非能過也於是文侯乃召李克而問之曰卿馬服君所不改靡行不騎乘輿戴輜糧士卒最下者同長食分勞苦幸存病瘍者起爲號之卒每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父公吮其父兵戰不還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妻不知其所死是以哭之

大事記曰吳起事文侯爲將破五城乃至以爲西河守李愬爲上令曰人方爲子也魏之所欲也吾恐其害我士卒最下者同長食分勞苦幸存病瘍者起爲號之卒每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父公吮其父兵戰不還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妻不知其所死是以哭之通鑑曰我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要相其子之名也今之名倒也威烈王二十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爲相公越籍以公仲連爲相接通鑑前編云云

通鑑曰我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要相其子之名也今之名倒也威烈王二十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爲相公仲連爲相接通鑑前編云云

國亂思良相今所蓄非成則張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謙尊廉不謙戚臣在閩西之郊不敢當金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辭我曰居視其所親當視其所與逢視其所與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善否之相定矣李克曰吾聞君名素先生而上相果誰與之子方也魏成嘵忿曰西河守也君內以鄭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便守之臣進先生之子無侵臣進周侯猶以耳目之所觀此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子之言克於

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壽益三十不勤則損亦如之其方自半之增減無傷則散傷則國貧苦瘠者必謙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日四餘四百石上羅二而舍一中孰自三種三百石上羅二而舍一下孰自信餘孰之所斂中樞則發中孰之所斂中樞則發上孰之所斂而糴之又復下諸國法者已經以爲政莫急於送賊始於督盜盜賊須勸捕者設二策者其輕遠越城博威信假復不專注淫論制以爲雜律一篇既以具律其加減凡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具律今之名例律也威烈王二十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爲相公越籍以公仲連爲相接通鑑前編云云

通鑑曰我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要相其子之名也今之名倒也威烈王二十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爲相公仲連爲相接通鑑前編云云

國亂思良相今所蓄非成則張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謙尊廉不謙戚臣在閩西之郊不敢當金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辭我曰居視其所親當視其所與逢視其所與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善否之相定矣李克曰吾聞君名素先生而上相果誰與之子方也魏成嘵忿曰西河守也君內以鄭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便守之臣進先生之子無侵臣進周侯猶以耳目之所觀此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子之言克於

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盡君同相於克克對之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成食祿千鐘付九

在外是以東得上子夏田子方段千木此三人者

安王二十六年晉共廢其君俱爲家人而分其地

接史記晉世家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

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侯不祀

接通鑑註襄公六年葬公之名也秦隱曰秦本作

靜公俱家人葬昭曰庶人之家也客隱曰南居家之

人無官職也

應

按竹書紀年成王十二年王師燕師城律王歸侯命宣王年韓侯朝于京師王錫韓侯命

命

按詩經大雅矣奕采山誰禹禹之有俾其道韓侯受

命王親命之樂夫祖考無憂厥命夙夜匪懈庶共爾

位厥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孔修且

張羅侯人說以其个圭人親于王王錫韓侯汝斯

章嘗策錯衡元義亦易猶黑鍛鷹擊達懷鑑革金

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廟父餌之清酒百鬯其殷

維何魚鹽鮮魚其穀穢何雜荀及蒲其贈惟馬路

車蓬豆有丘侯氏歲不饑惟韓侯取安分王之甥繼父之

立義無繁華服八十物當退內臺西面者止北方

應侯叔叔房中剪比服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

西方東面北方伯父文中子次之

并王威既成大會諸侯內參中臺也惠侯成王弟

伯父繼侯之國中子於王子中行者也

爲諸侯

音皆

安王九年晉侯止卒子頤立

接史記晉世家襄公二十七年卒子孝公頤立

也

接史記晉世家襄公二十七年卒子孝公頤立

周唐夫作燭武王封之  
秋

周成王封母弟晉侯于秋

按路史周之初與夏同姓五十有三國而及武之  
祚又三十有二云晉應賓秋武之穆也  
秋子寒侯  
始武穆也

唐表云成王日母弟才於秋城爲侯氏

夏

周成王太子封于夏

按路史成王太子于夏爲侯

形

周成王封夏侯支于彤

按路史成王侯太子於彤又封其支子於彤爲彤伯

成王三十年七月召畢伯入受廟命

按春秋文公十四年夏五月葬公子夷仲于彤領  
平相被冕服惠公九月同召毕侯不擇甲子乃洗顙

衛侯毛公師氏虎位自尹御事受命

單

周成王封幼子于單

按路史成王封幼子孫于單單世卿爲甸侯

莊上四年夏單伯送王姬

按春秋成公元年

周單伯入天子都單采地伯也王蔣錄女於齊

既命魯爲上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子

以王爲尊曰別於內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

姓諸侯主之不親持笄卑不敢

僖上二年夏單伯會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僖上二年夏單伯會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接春秋成公四年接左傳十四年春晉侯伐宋

齊滅帥於周夏單伯會之夙成於宋而還

頃士六卒單伯如晉齊入執單伯

按春秋文公十四年按左傳子叔姬犯齊昭公生

舍叔姬無能含無成公子商人聚斂於國而多聚土

盡其家歸於公可以繼之文公十四年夏五月昭

公卒全卽位秋七月乙卯夜濟商入弑舍而讓元元  
曰爾亦之久矣我能寧其間不可使多斂斂將免我  
乎爾爲之九月齊人定懿公使告難晉公子元不  
顧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失已氏義仲使告於  
王請以王寵求駕輶於食曰僕其子焉用其母嘗受  
而罪之冬單伯如晉謀于叔姬奔人執之又執子叔  
姬

接春秋成公四年接左傳十四年秋晉郤至與周  
臣子夏六月單伯自晉至于平魯

按春秋成公十五年春季文子如

晉爲單伯子叔姬故也夏六月晉人計單伯諸而

赦之使來致命冬十一月晉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定十七年春晉侯使賈寔平戎于王單伯如晉拜

成

接春秋成公元年接左傳十五年春晉侯使段襄平

戎于王至襄公如晉拜成劉公徵戎將遂伐之叔

服曰背周而敗宋此必敗盟臣不祥莫大國不義

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成二月矣未敗績

於荀若氏

接春秋成公七年夏五月公會

周王弟見使單襄公辭焉曰某夷戎狄不式王命淫  
酒娶常士余伐之則有獻捷王既受而勞之所以急  
不暇執有功也兄弟甥舅侵陵也今叔父克遂  
面已不厭其功所以敬襲謙然憲也今叔父克遂  
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儀撫于家所使來無全一人  
而聲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好先王之禮余雖  
欲於聲伯之敢陰稱以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  
而太師之後也者不亦遠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  
可諫齊莊伯不能對上覺辱於三更禮之如侯伯  
克敵使大夫告喪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聲伯莫  
而叔崩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稽

簡王五年秋單子劉子諒郤至于晉

接春秋不書接左傳成公十一年秋晉郤至與周

爭鄧田王命劉恭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

也故不使也

劉子單子曰昔周免侯遂封於河蔡氏即侯又不

能於侯而奔衛襄王立勞文公而賜之溫侯氏陽氏先

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土官之邑也子安得之

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簡王十二年夏尹子單子晉侯齊侯朱公魯侯衛侯

曹伯侯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接春秋成公七年夏五月公會

戎于王至襄公如晉拜成劉公徵戎將遂伐之叔

服曰背周而敗宋此必敗盟臣不祥莫大國不義

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成二月矣未敗績

於荀若氏

接春秋成公七年夏五月公會

戎于王至襄公如晉拜成劉公徵戎將遂伐之叔

服曰背周而敗宋此必敗盟臣不祥莫大國不義

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成二月矣未敗績

於荀若氏

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sub>平澤</sub>  
靈王九年土單伯爲卿上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襄公十年冬十一月士叔陳  
生奔晉單靖公爲卿上以相王室  
靈王十四年春單伯逆上<sub>平澤</sub>  
按春秋襄公十五年單伯不書 按左傳十五年春  
官歸從<sub>平澤</sub>公逆王后子齊禪不行非禮也  
告官歸禪夏也天子官歸其廟也列禪猶過告  
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使上卿逆而公歸  
之故曰非禮不行非禮

景王一年夏五月癸巳尹方言多劉毅單寔甘過舉成  
殺弟弔女  
按春秋襄公三十年丁劉單甘憲五人不書 按左  
傳初王旣立其子括將見王而歎歎及子愈期爲  
靈王御上過延問其歎歎曰烏乎必有此夫入  
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惑而頗大視榮足見尚心在  
他矣不殺必害王曰重何知及靈王崩猶猶欲立  
王子後夫弗知子下傳括問遂成憲憲  
平時五月癸巳尹方言多劉毅單寔甘過舉成殺<sub>丁</sub>  
括殺學命晉  
景王十年冬十月葬襄公頃公之族殺單伯而立其  
弟  
殺春秋不書 按左傳昭公七年葬襄公葬親用鵠  
冬十月辛酉襄公之族殺獻單寔甘過舉成殺<sub>丁</sub>  
括  
襄公頃公之族殺襄公弟  
景王二十四年秋單子會<sub>平澤</sub>于子城冬十二月單子  
卒

續古

敬上四年夏四月單子知晉告姜家十二日召伯逆王三月劉子單子迎王入于成周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夏六月晉范

獻子葬于匱王室徵會於諸侯期以兩年二十五

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越衛干令者候之大夫輪

王東具及人曰明年將納王冬十月壬申尹文公得

於惠焚東貨弗免 十六年夏四月單子知晉告急

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於戶氏戊辰王城人劉

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

午大於里于成人焚猶丙子壬寅于洛八丁壬次

於萑谷庚辰王人於晉旣辛巳壬午次於滑晉知驥趙

執帥師執士使女寔守閼臘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

滑辛丑在邲遂次於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邲召伯

盈逢王子朝王子朝名召伯得尹氏因南

宮繼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弘希皆以叛名伯逆于楚

于尸及劉子單子溫遂圍譙次於閼上癸酉王入

于成周甲戌晉襄公嘗作陪成公駕次周而還十二

月癸未王入于成周定公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敬王十七年夏四月單子劉子敗尹氏于窮谷冬十

月閏德禍入于儀家以無竟四月廢武公殺桓公敗

尹氏于窮谷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子慶氏

晉荀孫送王已巴王入于王城條于公族黨氏而後

朝于莊宮 敬王十八年春二月己丑單子伐穀辛卯

簡城 按春秋定公八年

按左傳八年春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孟以

定王室

敬王三十八年夏單子及晉侯荀侯吳子會于黃池

按春秋哀公十二年 按左傳十三年夏公會罷平

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注平公周卿士不書不與會

周同姓有閼廟

接路史伯箇之孫仲奕武王封之閼晉滅之

一云昭王少子生辛有文曰閼康王封之閼城

一云唐叔復從公子榮采於商晉滅之俱非晉滅

之曰陽公子榮爾

周同姓有閼廟

王子朝之徒因郤犨以作亂於周鄭於子代焉

滑晉邢負秦人閼外六月晉聞沒殺周且滅者秦

冬十二月癸未王處十姑殺郤犨之亂也七年春二

月閏德禍入于儀家以無竟四月廢武公殺桓公敗



自古中又士歎有成命治民今休士先服殷都比  
介于我固御事前性惟日其逝王敬作所不可不  
敬德我不可不忠于有夏亦不可不忠于殷我不  
敢知日有夏服天命惟有殷生我不敢知曰不其廷  
惟不敬厥德乃孚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  
惟有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廷惟不敬厥德乃孚厥  
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一國命嗣若功上乃  
初服而若生了因不有厥初生自賜哲命今大其  
命哲命吉四命歷年如我初服宅新邑建惟王其  
疾敬德上其德之用新夫未命其惟上勿以小民淺  
用非恭亦最珍幾用义名行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小民乃惟相用子天下起下鄉上下勤慎其曰我受  
天命不若夏及歷年氏勿昔有殷歷年歟王曰小民  
受天未命拜手稽首曰小臣臣以天之憲民君皆  
子超友民休矣明善王末不有成命王亦觀我  
非敢勤惟恭本幣用供王弗失天未命  
按史記周公既成王之後周公爲保周公爲  
土北面就李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  
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宰營成九鼎號曰此大  
下之中四方人賓道里均作召名洛濱成王既遷成  
周民周公以王命作多矢無執名公爲保周公爲  
師

人尤遠淮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奉上下邇佚前  
人尤在客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已樂命弗克經  
歷嗣前人恭明德任今子小子曰非克有正迪惟前  
人光施予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造惟王德延  
大不虛拜王文王受命公曰君與我同在皆成湯既  
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天命在太甲時則有若保  
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尹臣恩格于上帝平成义王  
家在頤乙時則有若重黎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  
惟茲有陳保又有成故殷禮配大多歷年所天惟  
純佑命則商賈百姓王人罔不秉靈明值小臣屏後  
匍匐叩拜惟恭惟謹用义厥得故一人有事于  
四方若上筮凶不足乎公曰君戒天壽乎格保又有  
成有殷嗣天滅威全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則我  
选择公曰公君庚在告上帝剗申勸勤王之德其集大  
西史記云公世家任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陳以  
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喪君不說周公周公  
乃稱湯躬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辟嗣有若伊尹  
臣臣假于上帝亟亟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重賢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成於是  
召公乃說名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卿  
邑有棠樹號政事具下白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  
君若罔天有若微臣有若南宮括又曰  
無能往采茲迪遵教文王篤德降于國人布惟恪  
未德知天威乃惟躬昭文王逸見曰賦于上帝惟  
時受有殷命故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從殷武王  
滅殷天威成制厥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留不單捐  
德今在「小子」曰若游大川子往醫疾與其濟小子  
同處在位憂罔曰君若病無德不除我則  
嗚鳥不聞則曰其能有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眚于茲  
我受命無懈猶休也人相觀告若乃徵我我不以役  
人述公曰前人數之心乃患汝作少兵憲曰汝明  
斯偶主在召南茲大命惟文王德不承無疆之恤公  
天榮忧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若已曰  
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文遂念天威恐我民  
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文遂念天威恐我民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君子惟曰襄我二人汝  
有合言吉曰在時二天休然至惟一人弗戴周公  
汝克敬德明我後民在讓後人于不特焉厲某君  
一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矣成文王功不怠不  
冒海闊出日圓不奉曾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誣予  
惟用閭子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  
能厥初惟其終厥若茲在敬用治  
按史記云召公世家任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陳以  
西史記云召公自來以東廟公主之歲幼周公攝  
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喪君不說周公周公  
乃稱湯躬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辟嗣有若伊尹  
臣臣假于上帝亟亟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重賢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成於是  
召公乃說名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卿  
邑有棠樹號政事具下白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  
君若罔天有若微臣有若南宮括又曰  
無能往采茲迪遵教文王篤德降于國人布惟恪  
未德知天威乃惟躬昭文王逸見曰賦于上帝惟  
時受有殷命故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從殷武王  
滅殷天威成制厥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留不單捐  
德今在「小子」曰若游大川子往醫疾與其濟小子  
同處在位憂罔曰君若病無德不除我則  
嗚鳥不聞則曰其能有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眚于茲  
我受命無懈猶休也人相觀告若乃徵我我不以役  
人述公曰前人數之心乃患汝作少兵憲曰汝明  
斯偶主在召南茲大命惟文王德不承無疆之恤公  
天榮忧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若已曰  
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文遂念天威恐我民  
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文遂念天威恐我民

出張衣子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食仲桓南宮毛

俾矣齊侯召佐以一千戈虎賁百人逆子劍于南門  
之外延入翼室後宅丁卯命作閭度越七日而酉

伯相命工渠叔叔設饗成縕宋服簡南服數重席

繡純華玉仍九西序東幣數重席席純文貝仍凡

東序西霸數重席蓋純玉仍凡西次南嚮數重

荀席元紵純絲仍凡越玉五重陳實赤刀大訓弘聲

琬琰在西序大玉與玉天球列璧在東序引之舞衣

大具鼓瑟在西房兒之支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大幕在賓署面綵幕在屏階前光格在左翫之後次

輅在右塾之前一人坐并執轍立于卑門內而次

執升執杖上列夫兩陪死一人冕執劍立于東堂一

人冕執仗立于西堂一人冕執仗立于東堂一人冕

執翟立于西垂一人冕執仗立于側廊王難易顧笑

由賓階席上邦君麻冕蒙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

宗皆麻冕形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唱由臣陪侍

太史秉書由賓階席御王而拜曰皇后憑王几道揚

未命命故汝請問周邦奉告天子用答

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躬眇予末小其能

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命同唱上三宿三祭二陛

上宗曰醫太保受同唱盡以異同秉拂以詒教示人

同拜子容并太保受同奏嘒子容同拜王容并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後

恭康王之子生出在應

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翼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翼黃朱賓客奉幣常幣曰二臣

衛故執屨賓皆再拜稱首言我嗣德答拜太保暨大

伯威成相皆再拜報首曰敢啟敢告天子皇天改大

德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後

恭康王之子生出在應

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翼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翼黃朱賓客奉幣常幣曰二臣

衛故執屨賓皆再拜稱首言我嗣德答拜太保暨大

伯威成相皆再拜報首曰敢啟敢告天子皇天改大

德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後

恭康王之子生出在應

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翼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翼黃朱賓客奉幣常幣曰二臣

衛故執屨賓皆再拜稱首言我嗣德答拜太保暨大

伯威成相皆再拜報首曰敢啟敢告天子皇天改大

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陞王  
畢協制鼎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令王敬之哉張  
皇六師無壞我高祖算命王若曰無邦侯甸男衛惟  
予一人劍誓諸君若文武不平富不善否合辰至春信  
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能照之士不一二心臣保又  
王家用端令于上帝皇天用訓道付畀四方乃命  
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皆猶疑  
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  
室用奉惟厥若無違賴予差尊公既皆聽命相揖趨  
出王釋冕反復服

出王釋冕反復服

公舉人半坐旣以相太子劍之任乃命僕

僕以太子劍見於先王廟中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

爲王業不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爲信號之作願

命

按路史名康公廟封燕康王頤爲太保年百有八十

其長庚而面變號名世爲鴻伯其分立唐者爲鴻伯

齊滅之

正王安石云元子既燕次子守者省食御也耶

十二年齊高撫納北燕伯於陽左云伯款追逐還

之世本曰即閔二年滅者是也

康王二十四年名康公薨

按竹書紀平云云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據侯七年燕遷公元年也十八

年卒子平侯立

平王四十二年燕襄侯卒子桓侯立

桓王十二年燕宣侯卒子桓侯立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

莊王六年燕桓侯卒子莊公立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

惠王二年王子穎以荀師燕師伐周

正宋隱公並國史失先也自憲侯以下皆無名

侯三十九年燕惠侯卒子懿侯立

侯三十九年燕惠侯卒子懿侯立

亦不言屬淮陽王父子有名蓋在戴國縣旁見傳  
說耳燕四十二代有惠侯二釐侯二宣侯三桓  
侯文侯蓋國史微失本諱故棄耳

宣王元年燕惠侯卒子懿侯立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懿侯卒子頃侯立是歲周宣王

初即位

宣王三十七年燕懿侯卒子頃侯立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懿侯卒子頃侯初封於

鄭三十六年懿侯卒子頃侯立

平王四年燕頃侯卒子哀侯立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哀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爲大

戎所弑秦始皇列爲諸侯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

平王六年燕哀侯卒子鄭侯立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鄭侯二十六年卒子鄭侯立

桓王五年燕襄侯卒子宣侯立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襄侯七年燕遷公元年也十八

年卒子平侯立

平王四十二年燕襄侯卒子桓侯立

桓王十二年燕宣侯卒子桓侯立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

莊王六年燕桓侯卒子莊公立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

惠王二年王子穎以荀師燕師伐周

正宋隱公並國史失先也自憲侯以下皆無名

侯三十九年燕惠侯卒子懿侯立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懿侯卒子頃侯立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桓侯七年卒子頃侯立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桓侯七年卒子頃侯立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桓侯七年卒子頃侯立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桓侯七年卒子頃侯立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桓侯七年卒子頃侯立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桓侯七年卒子頃侯立

按春秋不書

之〇七葉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初王號變於莊王生子頑子

頑有孺名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蓋名之謂以爲  
開邊伯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號更稱  
父出而收驕夫之秩故爲國邊伯石述父子禽說  
惑作亂因蓋氏莊公十九年秋五大夫奉子禽以伐  
王不免出奔溫蓋子奉子禽以奔衛衛師燕節侯周  
冬立子頑

惠王三年春鄭伯蒸仲父夏鄭伯以王歸處于櫟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莊公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  
不克執仲父夏鄭伯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

鄭伯入于鄭遂人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按史記惠公世家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  
年與宋衛共昭惠王憲王出奔溫丘惠王弟頑為

周王十七年都姚仲父而內惠王於周

莊王滅周曰按春秋傳惠與子頑遂周惠王者乃南  
燕姑姓也系源以爲北燕失之而隱曰溫周云據

左氏與衛伐南燕王是南燕姑姓而宋家以爲北  
燕伯故著事考云北燕是姓性今魯左氏莊

十九年衛簡惠師伐周二十年齊伐山戎傳云燕  
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  
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

惠王十三年山戎殺齊人伐山戎殺之  
按春秋莊公三十年接左傳三十年冬公及齊侯  
遇于魯濟山戎也以見其疾也

按史記惠公世家莊公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  
桓公救無遜北伐山戎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  
因割燕所至地旱燕使燕其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

燕復修召公之法

惠王十九年燕莊公卒于襄公立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惠公世家莊公二十三年卒于襄公立

惠王元年燕襄公卒相公直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惠公世家襄公四年冬子惠公立

惠王五年燕桓公四十年卒相公直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惠公世家桓公十八年卒宣公立

惠王二十八年秋九月齊高止出奔北燕

按春秋襄公十九年秋九月齊高止於北燕

齊公燕襄公孫高止大夫高止於北燕

景王二十六年北燕伯武出奔齊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惠公世家昭公二十六年冬齊公多嬖妻

定王二十六年燕宣公卒昭公立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惠公世家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惠公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  
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其諱皆未惠公懼奔齊  
景王二年多齊侯伐北燕燕立悼公  
按春秋昭公六年接左傳二年冬十一月齊侯如  
晉尋伐北燕也士有相士殺遂諸侯晉也晉侯許之  
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騎射公蒙子曰不入燕有  
君矣民不貳君請左右諸侯作大事不以信未嘗  
可也

按史記惠公世家惠公奔齊四年齊高強如晉請  
其佐侵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侵入惠公惠公至  
燕而死燕立悼公  
主索隱曰春秋昭二年北燕伯叔良公至六年又  
云齊伐北燕一與此文合左傳無攝叔之文而云

將納管妻子曰燕君不入矣若途受路而還事  
與北燕而又以叔良公簡公後惠公四代則與

沈子白春秋朝于晉是年懿公卒于惠公立

春秋新傳不相協不可強口也

景王十年春正月既晦而半

按春秋昭公七年 按左傳七年春王正月既晦而半

齊未之也。癸巳晦後大於既無人有辰日。數日卯

敢不應命先君之嚴聲。謂以深罪。公卿皆曰受服油

退衣冠而勃可也。一月戊午望於寢上。既入歸燕紙

將以爲禮。其禮等日不免而還

景王十五年春晦既晦。師無北。燕伯于陽

按春秋昭公十二年 按左傳十二年春齊高仲病

北燕伯歎于唐。因其榮也。

景王十六年燕悼公卒。公立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燕召公世子悼公七年卒。其公立

景王二十一年燕共公卒。不公立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共公五年卒。平公立

敬王十九年燕平公卒。簡公立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平公十九年卒。懿公立

敬王二十七年燕簡公卒。獻公立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簡公十二年卒。惠公立

貞定王九年燕公卒。成公立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成公十五年卒。成公立

考王五年燕成公卒。考公立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考公卒。考公立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考公卒。考公立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成公十六年卒。洛公立

威烈王二十三年燕惠公卒。釐公立

史記燕召公世家。洛公三十二年卒。釐公立

列王三年燕代齊。齊襄公卒。机公立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襄公三十年食喪敗于林營。釐

公卒。桓公立

按史記燕昭王二年燕敗齊于林狐

列王七年燕桓公卒。文公立

按史記燕召公世家。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

列王三十五年蘇秦說燕。自燕至趙

按張良策。秦陽君召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立因

爲蘇秦。求秦君曰。內有難則別。君不取。求陽君曰

何吾共燕於齊。對曰。夫制於燕者。燕子也。而君乱不

善。蘇秦是驕燕而使合於齊也。且其以權立以重外

以事貴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之不善。取之則疑

燕秦。善秦則趙。善秦則魏。主燕秦則君多資。秦

君曰。善。乃使與蘇秦結交。蘇秦爲從。北說燕

公。侯曰。燕東北有胡。遼東北有林。林希單。西有雲

九原。南有滹水。水北二千里。希單數十萬。車七

百乘。騎千匹。乘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北有

燕秦之利。雖不田作。耕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

謂天府也。天安樂無事。不見覆車。殺將之憂無過秦

矣。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滅兵者

以趙敵於其前。秦趙之急。燕之以不犯。雖不犯難

也。趙敵而爲弱。秦敵而爲強。故相公。曰。賢人之制事

也。韓、魏、趙、楚。固因敵而爲功。故相公。曰。賢人之制事

也。且夫秦之攻燕也。猶如中原之急。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賢人之制事

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

燕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督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

萬之衆。畢於東垣矣。莫呼淹薄。易水不至四五日而

距都失故。日秦之双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越之攻

燕也。數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攻

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顧大王與趙從天下爲一

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從近齊。

趙彊。張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無敵。以國

從於是。督轂秦馬。全相以至趙。督之。趙燕再戰

不勝。趙弗能。會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地。合於晉。趙

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義令。卻任以地。

趙齊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無敵。以國

從於是。督轂秦馬。全相以至趙。督之。趙燕再戰

不勝。趙弗能。會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地。合於晉。趙

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義令。卻任以地。

趙齊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無敵。以國

從於是。督轂秦馬。全相以至趙。督之。趙燕再戰

不勝。趙弗能。會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地。合於晉。趙

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義令。卻任以地。

趙齊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無敵。以國

從於是。督轂秦馬。全相以至趙。督之。趙燕再戰

不勝。趙弗能。會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地。合於晉。趙

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義令。卻任以地。

趙齊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無敵。以國

從於是。督轂秦馬。全相以至趙。督之。趙燕再戰

不勝。趙弗能。會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地。合於晉。趙

有也對曰兄不不知也臣都家有遠為史者其妻私  
萬鴻酒以待之矣私之子善友之妻某奉私酒也已  
委印其爲榮酒也連則殿主父之子則連主母乃  
陽僕置酒上父大悲憇苦之妻之憂酒上以活主父  
下曰有主母也甚安如此然不免若若此以悲憇相  
異者也臣之事逆不重而有頗多之榮酒也且臣之  
事是下尤急念國今力得保臣臣莫下後事是下者  
易上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乘蘇秦說  
齊使說韓燕王城

題王四十六年秦相穰王燕使蘇秦子齊  
按史記武成公世家秦王十年蘇皆爲燕秦與燕  
文王四十八年燕惠王卒子瞻宜  
按史記燕昭公世家易王二十二年卒燕惠增立  
悼晃上三十年燕王卒而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  
按戰國策蘇秦燕王卒而不能自持不怨名  
以爭強弱可以令國安長久世之害計也以事  
強而不能如以此皆當爲世則不如合將秦何不相連  
而前不能如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  
之引申也三人不能行室二人五人而串行夫今  
山東三國弱弱不能敵秦秦一國因緣據秦矣然而

東山不期相見者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節之義也君知其然也同舟而渡秦之兵不能相救如助弱一者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二物考之所能爲也山東主遂不捨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顧大王之號楚之也山東相合之王者不聽名之法可也不急爲此國必危天王必大憂今韓趙之國已合攻燕三晉之聲已震而惠同者寡之伐韓故中山亡今攻燕物固有勢而惠同者寡之伐韓故中山亡今成秦之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公韓魏之西逼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告亡秦兵南合三晉也